

陳之藩（1924-）〈寂寞的畫廊〉

「你爲甚麼去南方？」

「我爲甚麼不去？」

於是我像一朵雲似的，飄到南方來。

佛格奈的小說給我一個模糊的印象：南方好像是沒落了的世家。總是幾根頂天的大柱，白色的樓，藍色的池塘，綠色的林叢，與主人褪色的夢。

我在路上看到一些這樣的宅第，並看不出沒落的樣子，南方人的面型也似乎安祥而寧靜的多，但也看不出究竟有甚麼夢。

於是，像一朵雲似的，我飄到密西西比河的曼城，飄到綠色如海的小的大學來。

校園的四圍是油綠的大樹，校園的中央是澄明的小池，池旁有一聖母的白色石雕，池裏有個聖母的倒影。穿黑衫的修士們在草坪上靜靜的飄動，天上的白雲在池中靜靜的悠遊。

這是個學校呢？還是寺院？我正在一邊問自己時，已經坐在校長的面前了。

我面前是一個紅紅的面龐，掛著寂寞的微笑；是一襲黑黑的衫影，掛著寂寞的白領。我在路上時即想出了第一個問他的問題，怎麼知道我，聘我來教書；他已先我而說了。

「去年在此是一位杜博士，我們很喜歡他。他走了。所以請你來。」

「他不喜歡此地嗎？」

「他也喜歡此地，但他走的原因是因爲這裏寂寞。」校長低下了頭。

「寂寞！」我心裏想：「好像這個世界上還有地方不寂寞呢！」

校長已爲我找好了房子，一位修士陪著我走了十分鐘路，走到另一片綠叢，有一石頭壘起的小樓，猛看去，像一白色的船在綠海藍天之間緩緩前行。

一位老太太靜靜的開了門，帶我們走到我的住室。

我沒有辦法不喜歡這樣安靜，柔和，潔淨的房子。我安頓下來。

我的房子很像一個花塢，因爲牆紙是淺淺的花朵，而窗外卻是油綠的樹葉，在白天，偶爾有陽光經葉隙穿入，是金色的。在夜晚，偶爾有月光經葉隙洩入，是銀色的。使人感覺如在林下小憩，時而聞到撲鼻的花香。至於那白色的窗紗，被風吹拂時，更像穿林的薄霧了。

我愛這個小屋。

搬進的當晚，我已經知道了老太太的三代。第二天她又爲我溫習一次。在一陣蒼涼的笑聲後，我總是聽到她不改一字的這樣說。

「我大女兒嫁給第一銀行的總裁，我二女兒嫁給皮貨公司的總理，我缺少第三個女兒，不然，我一定有個女婿是美國的總統了。」

「我的丈夫是曼城有名的醫生，五年前他死了。我不想賣我這四十年的房子。等我去以後，給我兒子，把他的診所搬到這個房裏來。這兒不是很像個療養院嗎？」

「我不論你當什麼教授，我也稱呼你孩子，我是老祖母了。你祖母有我大嗎？我已七十八歲了。」

每天我回來，她向我背一遍身世。但半月來，我既未見過她的女兒，更未見過她的兒子，只是禮拜天，似乎有一個小孫來接她去教堂。

每天早晨，我只聽到她在廚房的弄盆碗聲，每天下午我回來，她總是在她屋裏，大嚷一陣。

「我的孩子，桌上有你三封信，三封啊！」

我一邊拆信，一邊上樓，一邊心酸。我每天可以接到一信，而我們的房東老太太正像每個老年人一樣，在每一年盼望著有一天兒子的聖誕卡片可以和雪花一起飛到房裏來。一年只這麼一次。而有時萬片鵝毛似的雪花，卻竟連一個硬些的卡片也沒有。

這樣大的一所房子，樓下是鋼琴、電視、吊燈、壁爐、雕花的大收音機，厚絨的沙發，沉重的桌椅，點綴得典雅而大方，每件東西全在訴說它們的過去的光榮，與而今的蕭瑟。

而樓上，這六七間大房，出出進進的卻只有兩個生物，老太太與我。

夜很深了，老太太還有時敲敲我的門：「孩子，夜裏涼，不要凍著。」我有時也去敲敲她的門，道聲晚安，我並不怕她寂寞，我實在怕她死在屋裏，而無人知。

如此老太太每天回憶一遍她的過去，我複習一遍她的過去。

其實這個房子與它主人的昔日，不必由老太太每天訴說的。由房內的每件事物，都可以看出一個故事來。

多少年前，一定是一年輕的醫生，帶著一美麗的愛人，風塵僕僕的看過很多地方，忽然發現，這綠色的山坡，碧色的叢林，幽美誘人。

於是，買地、雇工、砍樹、奠基，把他們夢寐了多年的雲朵裏的小屋，在褐色的地球上建立起來。

這片叢林，自是不再寂寞了。以後除了春天的鳥聲與秋天的蟬聲，還有女人的語聲與孩子的笑聲；除了綠色的葉子，還有花色的衣裳了。

紅木的大床，可以說明這對情侶的愛與眠；灰色的壁爐，可以說明他們的談

與笑；鋼琴是女兒上學時才抬進來的；燈籠是給兒子過生日才買來的；為慶祝他們的銀婚，開了個特別大的晚會，也同時抬來這厚絨的沙發；為慶祝他們的金婚，人家送來這巨幅的油畫，掛在牆上；為慶祝他們的鑽婚，才點綴上這雕花盒的老收音機。

以後女兒像蝴蝶一樣的飛去了。兒子又像小兔似的跑走了。燕子來了去了，葉子綠了紅了。時光帶走了逝者如斯的河水，也帶走了沉睡不起的丈夫。

在鏡光中，她很清楚的看到如霧的金髮，漸漸變成銀色的了。如蘋果似的面龐，漸漸變成不敢一視了。從樓梯上跑下來的孩子，是叫媽咪，從門外走來的孩子叫起祖母來了。而逐漸，孩子的語聲也消失了。

這是最幸福的人的一生，然而我卻從她每條蒼老的笑紋裏看出人類整個的歷史，地球上整個的故事來。

這個故事只能告訴我們無邊的寂寞。人們似乎贏得了一切，又似乎又一無所有。草叢間的幼蟲不斷的湧到，廢墟上的花朵不斷的浮現，樓上孩子的哭聲，一個跟著一個的到來，然而征不服這永世的寂寞。

人生中，即使是最得意的人們，有過英雄的叱吒，有過成功的殊榮，有過酒的醇香，有過色的甘美，而全像瞬時的燭光，搖曳在子夜的西風中，最終埋沒在無垠的黑暗裏。

一位哲人說的好，人類的聲音是死板的鈴聲，而人間的面孔是畫廊的肖像。每一個人，無例外的，在鈴聲中飄來，又在畫廊中飄去。

我看不出有誰比這位老太太再幸福，但我也看不出還有誰比這位老太太再寂寞。

同樣的故事，同樣的戲臺，同樣的演員，同樣的觀眾，人類的滑稽戲在不憚其煩的一演再演。且聽：

「你永遠愛我嗎？」男的問。

「永遠。」女的答。

但請問甚麼叫永遠？

不僅戲中充滿了這些不具意義的句子，而且有些不知所云的句子，用黑字印在白紙上。

東方的紙上說：古有三不朽。

西方的紙上說：不朽的傑作。

但請問，什麼是不朽？

永遠不朽的，只有風聲、水聲，與無涯的寂寞而已。

「你不要著了涼。」老太太又敲我門了。

「謝謝你，我還沒有睡，今夜我想多看些書。」

我翻開吳爾夫的《無家可回》，翻書頁的聲音，在這樣靜夜，清脆得像一顆石子投入湖中。

—— 民國四十六年十月一日於曼城

【關於陳之藩】

1925 年生，字範生，河北省霸州市人，赴美、英留學獲博士學位，並在美國和香港的大學講學，也曾回國在清華大學、台灣大學等校任教。

由於在物理、電學等專業領域的著作極為可觀，因此陳之藩曾獲選為英國電機工程學會院士。即使是以理工為其專業，然而他擅寫短篇散文，作品風格極為突出，乃是帶有透徹的理性，並以生活體驗為題材，融入豐富的人生閱歷，深度可見。

【陳之藩代表作品】

《旅美小簡》、《在春風裡》、《劍河倒影》、《一星如月》、《陳之藩散文集》。大部分的文章，都是陳之藩因寂寞而落筆成文的。《旅美小簡》是作於剛到美國費城求學的時候，刻畫了一位遊子思鄉的深情、對於科學的探索，以及對於人生的思考，可說是他青年時的歷程。《在春風裡》寫於曼谷，主要是思念已故的長者、老師、朋友，對於胡適生前的胸襟、見識，表達由衷的深情和敬意。《劍河倒影》作於英國劍橋，寫書生本色、大學精神、學術真諦，以及康橋之美。《一星如月》於香港完成，多是任教香港時對學生的演講。此時的陳之藩，可說正努力傳授著科學與文化的真知。陳之藩的散文很多，但他對於當前變遷所引發的感觸，最是令人印象深刻。

【文章賞析】

陳之藩曾在自己文集的序提到：「這幾十篇散文的寫作上，有一個共同的地方，那就是在寂寞的環境裏，寂寞的寫成的。」

陳之藩在 1955 年到美國留學，成為異鄉遊子。《失根的蘭花》述及：「自至美國，情感突然變了。在夜裏的夢中，常常是家裏的小屋在風雨中坍塌了，或是母親的頭髮一根一根的白了。在白天的生活中，常常是不愛看與故鄉不同的東西，而又不肯看與故鄉相同的東西，我這時才恍然悟到，我所謂的到處可以為家，是因為蠶未離開那片桑葉，等到離開國土一步，即到處均不可以為家了。」異鄉飄泊，是一悲苦。再加上陳之藩常對科技物質蠱禍人心，憂懼不已，如他在《童子操刀》說：「科學像秋風一樣，漫天蓋地而來，人類像殘葉似的在秋風中戰慄……」

找不到心，是這個時代的大悲哀，也是每個人的大苦痛。」也許上述悲苦憂懼雜沓而來，就成了筆下的寂寞。寂寞讓人對於事物有了不同的詮釋，如《旅美小簡》前記：「即使笑聲也是寂寞的，即使笑容也是蒼白的。」陳之藩的眼下無不是灰色。這種自覺而來的寂寞，層次紛繁，不論樂觀還是悲觀，都能在此尋得一縷靈思。

因此，若要摘出陳之藩眾多作品的關鍵文字，應該就屬「寂寞」二字。三十二歲之作——《寂寞的畫廊》，可說是淋漓盡現了陳之藩的寂寞。《寂寞的畫廊》收於陳之藩第二本散文集《在春風裏》。那時候他剛畢業於賓夕法尼亞大學，接受曼菲斯大學之聘，來到美國南部的田納西州，住進一所安靜的房子，同時從事教學與研究。文章針對房東太太的身世抒發感喟，原本擁有幸福美滿家庭的房東太太，卻猶然無法避免時光流轉，人去樓空的宿命。只能守著美麗的回憶，不斷提醒世人這一切燦然曾經存在。

一 繁華的底調是灰色

陳之藩雖善寫寂寞，然而他卻往往在繽紛的色調中，發現寂寞的蹤跡。文章一開始描寫曼菲斯大學：

於是，像一朵雲似的，我飄到密西西比河的曼城，飄到綠色如海的小的大學來。校園的四圍是油綠的大樹，校園的中央是澄明的小池，池旁有一聖母的白色石雕，池裏有個聖母的倒影。穿黑衫的修士們在草坪上靜靜地飄動，天上的白雲在池中靜靜的悠遊。

文章從「綠色如海」寫到「澄明小池」，寫到「聖母倒影」，鏡頭逐漸聚焦，而後黑衫修士與池中雲影相映。筆觸細緻優美，但作者卻於此時筆鋒一轉：

這是個學校呢？還是寺院？我正在一邊問自己時，已經坐在校長的面前了。我面前是一個紅紅的面龐，掛著寂寞的微笑；是一襲黑黑的衫影，掛著寂寞的白領。

紅潤面龐上有寂寞微笑，端整白領上寂寞亦然，陳之藩眼前的校園與人物，滿是寂寞。當校長說明聘任原因時，出現以下對話：

「去年在此是一位杜博士貝我們很喜歡他。他走了。所以請你來。」

「他不喜歡此地嗎？」

「他也喜歡此地，但他走的原因是因為這裏寂寞。」校長低下了頭。

「寂寞！」我心裏想：「好像這個世界上還有地方不寂寞呢！」

即使繁花似錦，寂寞未曾消逝，因為作者本就認為，寂寞就是人生。從〈寂寞的畫廊〉一題可見，畫廊應是色彩繽紛之地，而作者卻以「寂寞」形容之，即可理解作者對於寂寞的特殊體會。鏡頭轉至作者將要居住的小屋：

我的房子很像一個花塢，因為牆紙是淺淺的花朵，而窗外卻是油綠的樹葉，在白天，偶爾有陽光經葉隙穿入，是金色的。在夜晚，偶爾有月光經葉隙洩入，是銀色的。使人感覺如在林下小憩，時而聞到撲鼻的花香。至於那白色的窗紗，被風吹拂時，更像穿林的薄霧了。我愛這個小屋。

作者依然以一種多姿美好的筆調，描繪出這一座即將入住的小屋，並且明白以「我愛這個小屋」作結。只是，一個寂寞無邊的故事，就在這個小屋之中。

二 家與寂寞

房子的主人是一位老太太。關於老太太的家族，在陳之藩住進這裡以後，即已不斷自老太太口中被告知：

我大女兒嫁給第一銀行的總裁，我二女兒嫁給皮貨公司的總理，我缺少第三個女兒，不然，我一定有個女婿是美國的總統了。

我的丈夫是曼域有名的醫生，五年前他死了。我不想賣我這四十年的房子。等我去了以後，給我兒子，把他的診所搬到這個房裏來。這兒不是很像療養院嗎？

我們其實很難從一般小老百姓之中，找到比老太太更順遂、更完滿的人生了。只是這一切僅止於追憶。是以作者歎喟說：「我看不出有誰比這位老太太再幸福，

但我也看不出有誰比這位老太太再寂寞。」這句話在指出，「寂寞」或是「幸福」，從來只是繫於一個「家」。老太太的幸福，來自一個溫馨的家，老太太的寂寞，來自一個人去樓空的家。

文中提及，當老太太提醒作者有來信時，是這麼地說：「我的孩子，桌上有你三封信，三封啊！」這使得作者「一邊拆信，一邊上樓，一邊心酸」，因為他們都知道，信裡有家的消息。作者是離家的遊子，但他的心中有安頓；老太太守住一座花塢般的小樓，心靈卻漂泊無依。看似無家的人，其實有家。而擁有一幢小屋的人呢？

三 個人寂寞與人類寂寞

本文所提及的寂寞有兩個層次，一是個人的寂寞，一是全人類共有的寂寞。守著小屋的老太太，眼下感受到的，只是缺乏家庭溫暖所引發的寂寞感。倘若多些家人的關懷安慰，她的寂寞感馬上可以得到抒解。而陳之藩則從老太太身上，看出全人類共有的、不得不面對的寂寞，那就是失卻生命最終的安頓。文中藉哲人之口提出：

一位哲人說的好，人類的聲音是死寂的鈴聲，而人間的面孔是畫廊的肖像。每一個人，無例外的，在鈴聲中飄來，又在畫廊中飄去。

文中的畫廊，指的是人類整個歷史；而寂寞則是人類上下求索的徬徨。在另一篇文章中，作者藉著吳爾夫表達自己的想法：

吳爾夫是悲觀到家了。人生是愛情與名譽，名譽與愛情都有了，卻依舊是茫然。在他的〈無家可回〉中說：「永遠不變的是街頭的無根行客；永遠不息的是人世的飛矢流光。迷失了的人群在這迷失了的時代，好像醉漢騎著瞎鳥，看來若有所之——但何所之？」（《迷失的年代》）

陳之藩當然也有過老太太寂寞，如言及來到曼城工作，陳之藩都以「飄」來形容：「於是我像一朵雲似的，飄到南方來」；「於是，像一朵雲似的，我飄到密西西比河的曼城，飄到綠色如海的小的大學來」。只是寂寞若能夠僅止於此，人生該是更加容易的罷。

四 寂寞不等於頹唐

面對寂寞，陳之藩顯然也能找到寬解之道。他在個人散文集的《序》中說：

在永州的寂寞中，柳宗元寫出他的清新遊記；在江州的寂寞中，白居易唱出他的動聽歌聲；到了寂寞的異地印度，弗爾斯特悟出的故事才洞澈人世的疏離；住在寂寞的異國巴黎，屠格涅夫寫出的說部才烘托出祖國的荒冷。我常常感覺寂寞也許是一個作者嘔心瀝血時所必有的環境，所必付的代價。

他顯然已經能夠看出寂寞的價值，並且藉著透視寂寞，使自己趨於成熟，不致頹唐。因此陳之藩在序中也這麼總結自己的寂寞：

我想用自己的血肉痛苦地與寂寞的砂石相摩，拌的夢想是一圓圓潤的回映八荒的珠光。（《陳之藩散文·序》末句）

想要體會陳之藩所謂的圓潤珠光，看來是得付出一些代價。是得以血肉痛苦與寂寞相摩，才能夠一探智慧的光輝。但倘若生命的寂寞是必然，能獲致一抹光輝，當已寂寞所能給我們的最好的一份禮物了。

問題：

- 一、在本文中，陳之藩寫到哪些寂寞的人？
- 二、在本文中，陳之藩如何透過寫景傳達寂寞感受？
- 三、老太太的寂寞與陳之藩的寂寞，有何異同之處？